

社会网络和语言认同对汉语二语 口语产出的影响*

陈默¹ 安子逸² 龚阳²

(1.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北京 100872;

2. 澳门大学教育学院 澳门 999078)

[摘要] 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语言变量对二语学习具有重要影响, 不仅可为学习者提供资源和信息获取渠道, 还可触发其情感态度和行为的改变。社会网络也会跟学习者个体差异因素发生交互关系, 如语言认同。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考察社会网络和语言认同对汉语二语口语产出复杂度、准确度和流利度的影响。结论如下: (1) 社会网络规模对准确度和流利度具有显著直接作用, 社会网络强度对准确度具有显著直接作用, 社会网络密度对口语产出未产生直接作用。(2) 语言认同对汉语二语口语产出具有直接影响, 对复杂度的直接作用最为显著。(3) 社会网络和语言认同存在交互关系, 网络强度对语言认同具有显著的直接作用, 而且语言认同在跟网络强度交互的过程中充当中介角色对复杂度发挥积极影响。研究结论可为揭示社会变量和学习者个体差异因素对二语口语产出的影响提供数据支持, 也可为二语口语教学提供策略上的参考。

[关键词] 社会语言变量; 学习者个体差异; 社会网络; 语言认同; 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 H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397 (2022) 04-0088-15

DOI:10.16499/j.cnki.1003-5397.2022.04.005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 and Language Identity on L2 Chinese Oral Production

CHEN Mo, AN Ziyi, GONG Yang

Abstract: As a social linguistic variable, social network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L2 learning. It can not only provide learners with access to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but also trigger changes in learners' emotion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Moreover, social networks interact with learner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such as linguistic identity. Therefore,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structural

[收稿日期] 2022-07-22

[作者简介] 陈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博士, 博导, 主要研究语言习得、国际中文教育; 安子逸, 澳门大学教育学院, 博士生, 主要研究汉语二语/外语教学; 龚阳, 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 博士, 博导, 主要研究汉语二语/外语教学、跨文化教育。

* 本文获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20YH16C)和国际中文教育基地项目研究课题(22YHJD1030)、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科学研究基金项目(RMSCSCE-2100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55D740003)的资助。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专家为本文提出的诸多宝贵建议。

equation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s of social network and language identity on L2 Chinese oral production.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size of social network has a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n accuracy and fluency. The strength of social network has a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n accuracy. The density of social network has no direct effect on L2 Chinese oral production. (2) Language identity has a direct impact on L2 Chinese oral production, and its direct effect on complexity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3) There is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network and language identity. Network strength has a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n language identity,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language identity in the interaction with network strength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complexity.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can provide rich data support for revealing the impacts of social linguistic variables and learner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n L2 oral production, as well as for L2 oral instruction.

Keywords: sociolinguistic variable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f learners; social network; language identit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一 引言

社会网络 (social network) 也被称为社交网络, 用以表征不同个体、群体、组织机构和社会间的关系 (Scott, 2000)。语言习得研究者认为, 社会网络在二语学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Coleman & Chafer, 2010), 其为二语学习者提供的言语意义协商对二语水平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同时, 其他变量也会通过制约社会网络的构建对二语学习产生影响。例如, 语言认同这一变量不仅会跟社会网络产生交互作用, 也会对二语学习发挥显著影响。当社会网络内部关系紧密时, 网络内成员会更认同其所属群体使用的语言; 这种积极的语言认同又可促使成员间社会网络关系的建立 (Sauer & Ellis, 2019)。由此可见, 在二语学习过程中帮助学习者构建跟目的语说话者的社会网络, 培养学习者对于目的语的积极认同非常必要。然而, 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社会网络和语言认同在二语学习过程中的交互作用, 涉及汉语习得的研究更为少见。因此, 本研究将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考察社会网络和语言认同对汉语二语口语产出的影响, 为探究社会语言变量和学习者个体差异因素在二语学习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提供更多证据。

二 研究背景

社会网络关系可为学习者提供获取资源和信息的途径, 促发学习者语言学习情感态度和行为的改变 (Ruivivar, 2020)。同时, 社会网络结构也会受语言认同的制约 (Mitchell et al., 2020)。以下将对社会网络和语言认同的定义、社会网络和语言认同对二语学习的影响以及社会网络和语言认同的互动关系这三方面进行探讨。

(一) 社会网络的定义和测量

社会网络是社会科学中用以研究个体间、群体间、组织机构间和不同社会间关系的理论概念 (Scott, 2000), 可以分为个体网络和集体网络 (Lanza & Svendsen, 2007)。本研究主要探讨的是个体社会网络。个体社会网络指在社会、地理空间和虚拟空间中, 个体以不同缘由与他人建立的关系集合。个体间的联系是社会网络的基本要素 (Milroy & Gordon, 2003), 社会网络也会对个体及其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 (Milroy & Gordon, 2003)。现有研究多从规模、密度和强度等角度量化社会网络: (1) 社会网络规模。该角度研究对个体具

有显著影响、保持直接联系和定期互动的联系人,采用积分制量化不同类型网络(Lanza & Svendsen, 2007)。(2) 社会网络尺度。该角度利用密度和复合度量化社会网络(Kennedy, 2022)。密度指联系人间彼此相识的程度,当联系人间彼此相识时,网络密度高;反之,网络密度低(Ruivivar, 2020)。复合度指个体与联系人间关系的多元化程度,复合网络联系人通过多种方式与他人建立联系,而单一网络联系人间只有一种关系(Wardhaugh & Fuller, 2015)。(3) 关系强度。强度是时长、情感强度、亲密度和相互服务的结合体(Kennedy, 2022),可通过互动频率及关系的类别、重要性和亲密度进行测量(Kennedy, 2022)。(4) 二语学习社会网络量表(Bejarano et al., 2019)。该方法从规模、强度、持久度、密度、分散度来量化社会网络。其中,规模指跟学习者交往的目的语母语者数量;强度是学习者自我感知的与联系人的亲密度;持久度是学习者与联系人的交往频率;密度为社交小组规模;分散度即社交小组数量(Dewey et al., 2012)。

(二) 语言认同的定义和测量

已有研究对语言认同的界定存在一定的分歧,分歧点集中于说者通过何种方式体现自己的语言认同。侧重考察语言使用的学者认为,特定语言的使用范围和频次可体现语言认同(魏岩军等, 2015);侧重研究语言交际行为的学者认为,语言认同是个人或群体在交际过程中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交际行为(樊中元, 2011);侧重探索语言态度的学者认为,语言认同是说者对一种语言的本体特征以及这种语言所承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价值的认同(杨荣华, 2010)。因此,综合上述观点可以看出,语言认同指个体或群体对特定语言的态度及通过使用特定语言区分内外群体的实践(Park, 2020),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对所使用语言的立场、价值观或与使用该语言社团的关系,一种语言的生存取决于语言社团对该语言的认同程度(Liebscher & Dailey-O'cain, 2009)。因此,语言认同体现出群体对某语言的心理趋同,包括认知、情感态度和语言行为(盛柳柳、严建雯, 2015; 孙德平, 2011)。本研究中,语言认同指二语学习者对目的语的认知、情感及基于此产生的行为倾向(陈默, 2018、2020、2022; 王晶等, 2021; Choi, 2015),包括四个子维度:(1) 语言认知。学习者对目的语的了解。(2) 语言情感。学习者对目的语审美和实用价值的态度。(3) 语言行为倾向。学习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目的语的范围和频率。(4) 自信。学习者学习和使用目的语的信心。目前语言习得研究领域语言认同的测量方式主要为问卷调查,例如:韩裔美国人韩语认同调查问卷,由Choi(2015)设计,包括语言使用和选择以及对保持母语或继承语认同重要性的认知;汉语学习者跨文化认同调查问卷,由魏岩军等(2015)设计,测量的是不同语境中汉语的使用范围和频次;在华留学生认同调查问卷,由陈默(2020)设计,评估的是语言认知、语言情感、语言行为倾向和自信心。

(三) 社会网络和语言认同对二语学习的影响

社会网络对二语学习成就具有显著影响(Dewey et al., 2013; Lin et al., 2016; McManus, 2019)。首先,社会网络中与目的语说话者的互动对二语学习结果具有显著影响。例如,日语二语学习者跟目的语使用者的交际及参加的社交小组越多,口语熟练度提升越快(Dewey et al., 2012);阿拉伯语二语学习者与目的语母语者的关系越紧密,越容易尝试更深入和质量更高的交际实践,语言熟练度也有所改善(Baker-Smemoe et al., 2014; Dewey et al., 2013)。其次,社会网络的多元化有助于二语发展。学习者加入不同课外活动群体,有助于构建多元社会网络,从而改善二语技能。例如,参与足球队、管弦乐队和实习等多种实践社团学习者的读写技能好于只局限在传统课堂上交际的学生(Whitworth, 2006)。另一方面,在二语学习环境中,学习者不仅会跟目的语母语者建立社会网络,也会

维系与本族语者的社会网络,前者是提升二语熟练度的关键因素,后者则可能会阻碍二语发展(Coleman & Chafer, 2010)。例如,本族语者联系人占比过多会导致二语口语词汇复杂度下降;若目的语母语者联系人占比较多,可为学习者提供更多语言意义的协商,使复杂度有所提升(McManus, 2019)。

语言认同对二语学习中的语言选择和使用具有重要影响(Park, 2020),相较于文化认同而言,语言认同对二语学习的作用更为显著(陈默, 2020; Moyer, 2007)。当学习者对目的语持积极态度时,会渴望被目的语社团接受,从而主动寻找机会使用目的语,使用二语的自信心也会增强,口语流利度和其他二语能力会得到有效改善(Moyer, 2007)。例如,更认同目的语价值的学习者的二语口音更加标准(Moyer, 2007);而对目的语持消极态度的学习者无法适应目的语社团,也不能跟目的语社团成员顺畅交流,从而对二语表达产生负面作用(Archakis, 2016)。

(四) 社会网络和语言认同的交互作用

社会网络与语言认同存在显著的交互关系,体现在以下三点:(1)社会网络密度对目的语认同影响显著。高密度社会网络可为学习者提供接触丰富语言变体的机会,提升学习者对不同变体的认知,有益于个体对群体内语言变体的认同。例如,Lindberg和Trofimovich(2020)发现,与标准法语说话者建立了高密度社会网络的蒙特利尔法语二语学习者,对魁北克法语变体的认同显著低于欧洲法语变体。(2)社会网络强度对目的语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学习者与目的语母语者关系越亲密,会越认同目的语;尤其是当学习者与目的语社团成员发展了密切而持久的关系时,二语认同越积极(Mitchell et al., 2020)。(3)语言认同会对学习者的目的语社会网络产生影响。个体对某语言的认同可促使社会网络关系的建立,也会影响个体在社会网络中互动的积极性(Sauer & Ellis, 2019)。例如,Henning-Lindblom和Liebkind(2007)的研究表明,青年瑞典语母语者对于二语芬兰语的认同促成了芬兰语社会网络的构建。

综上所述,将社会网络作为探索多元社会关系的工具,有益于理解社会和语言学习之间的关系。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将社会网络与语言认同整合分析。从研究对象来看,目前以英语二语学习者为主,关于汉语二语学习者的研究非常少见,而且缺乏大样本数据的挖掘。另外,研究角度多关注二语综合或自评能力,缺乏言语技能的客观测量。因此,本研究以216名汉语二语学习者研究对象,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四个问题:(1)社会网络和语言认同会影响汉语二语口语产出吗?(2)社会网络是否会跟语言认同产生交互作用?(3)这种交互作用是否会影响汉语二语口语产出?(4)在社会网络跟语言认同的互动中,谁会充当中介变量?

三 研究方法

(一) 研究设计

为探讨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需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研究。基于社会网络与语言认同的互动关系,本研究将构建两类模型:(1)以社会网络为自变量,语言认同为中介变量,口语产出为因变量;(2)以语言认同为自变量,社会网络为中介变量,口语产出为因变量。社会网络变量包括规模、密度和强度,语言认同变量包括语言认知、语言情感、语言行为倾向和自信心。口语产出变量包括复杂度、准确度和流利度(陈默, 2020; 陈默、李侑璟, 2016; Housen, 2012)。

(二) 被试

由于来华留学生中一半以上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王家源等, 2020),且关于该

区域学习者的汉语二语口语习得研究较为少见。因此,本研究选取了该区域 216 名汉语学习者作为被试:a. 东盟 70 名,分别来自菲律宾(10)、老挝(13)、柬埔寨(2)、印度尼西亚(5)、缅甸(7)、泰国(2)和越南(31); b. 中亚 37 名,来自哈萨克斯坦(6)、乌兹别克斯坦(20)、土库曼斯坦(7)和塔吉克斯坦(4); c. 南亚 89 名,来自印度(6)、巴基斯坦(47)、孟加拉(7)、阿富汗(9)、斯里兰卡(3)和尼泊尔(17); d. 西亚和中东欧 20 名,来自伊朗(3)、伊拉克(1)、也门(2)、希腊(1)、埃及(6)、俄罗斯(4)、乌克兰(1)和匈牙利(2)。其中,男性 122 名,女性 94 名,年龄在 18~40 岁间($M = 24.02, SD = 3.58$)。中级水平学习者 127 名(HSK3 级 34 名, HSK4 级 93 名),高级水平学习者 89 名(HSK5 级 65 名, HSK6 级 24 名)^①。

(三) 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包括四种:1. 背景信息调查问卷;2. 社会网络调查问卷;3. 语言认同调查问卷;4. 口语产出任务。以下详细阐释。

1. 背景信息调查问卷

《汉语二语学习者背景信息调查问卷》包括:(1)个人基本信息,包括姓名、年龄、性别、国籍、教育背景、职业、目前居住地、父母血统、旅华和居住经历等;(2)汉语的学习经历、习得方式和语言水平。

2. 社会网络调查问卷

《汉语二语学习者社会网络调查问卷》(Dewey et al., 2012, 2013; Dewey, 2017; McManus, 2019)包括联系人列表和与联系人个体相关问题,目的是量化社会网络。该问卷考察社会网络的三个子维度(见附录1):(1)规模。考察与学习者维持交际的联系人数量。问卷要求被试根据亲疏关系由近及远列出在四类场景中定期交际的联系人,上限为 40 名(McManus, 2019)。联系人指汉语说话者,包括汉语母语者和汉语学习者(包括学习者的本族语者和其他国际学生)。四类场景包括上课场所(如学校、补习班等)、工作场所(如办公室等,包括兼职或全职场所)、闲暇场所(如在商店、酒吧等场所或进行娱乐活动时)和社交媒体(如 Facebook、Instagram、微信等)。(2)密度。考察联系人间彼此认识的程度。被试需说明联系人间的彼此相识度(例如,联系人 1 和 2 认识,联系人 3、4 和 5 认识),以评估网络密度。密度计算公式(改编自 Scott, 2000)为: $2N/n(n-1)$ 。N 表示一个社会网络中实际存在的联系人数量,n 表示所列出的联系人数量。(3)强度。考察学习者与联系人的亲密度。由被试使用 6 度量表(1. 相识但不熟悉;6. 非常亲密)评估跟联系人的亲密度。

3. 语言认同调查问卷

《汉语二语学习者语言认同调查问卷》(陈默, 2020、2022; 魏岩军等, 2015),目的是量化学习者对汉语的认同倾向。共 26 题,采用 Likert 六度量表测量(见附录2)。题目均为积极陈述,如“我认为学习汉语很有用”。得分越高,表示被试对汉语越认同。为减弱顺序效应和保持完整语境,使用 Excel 随机化函数对该问卷每类维度下的题目随机排序,自动生成 10 种顺序。

4. 口语产出任务

被试要根据 12 幅连续图片,描述男孩找回宠物狗的故事(Wu & Ortega, 2013)。该任务包含若干动作事件,可以用汉语的趋向补语进行表达。选择此任务的原因是,动作事件和趋向补语的复杂度和准确度是区分语言熟练度的良好指标(Wu, 2011)。

(四) 数据收集

首先,通过腾讯会议收集口语数据,录音软件为 Praat 软件,采样率 44100 赫兹。每

位被试有5分钟准备时间,产出时长2分钟。收集口语样本216份,有效样本211份。然后,填写问卷。调查问卷在“问卷网”平台呈现。被试信息被保密处理。问卷有汉英两种版本,主试根据被试语言水平给出相应语言版本问卷。如被试不理解问题,主试给出解释。填写调查问卷需30分钟。被试完成任务后可获得一定报酬。最终收回调查问卷216份,有效问卷为203份。

(五) 口语产出的测量方法

口语产出测量指标包括三类:(1)复杂度,分为词汇和句法复杂度。(2)准确度包括语音、句法和词汇准确度。(3)流利度包括平均语流长度、发音速度、无声停顿和充实停顿平均时长。计算方法如表1。

表1 口语产出测量方法

| 口语产出 | | 计算公式 | |
|------|--------|----------------------|----------------------------------|
| 复杂度 | 词汇 | 初级词 | 初级词数量除以 AS-units ^② 个数 |
| | | 中级词 | 中级词数量除以 AS-units 个数 |
| | | 高级词 | 高级词数量除以 AS-units 个数 |
| | | 词汇多样性 | 类符数与形符数的平方根之比 |
| | 句法 | AS 单元小句数量 | 小句总数除以 AS-units 个数 |
| | | AS 单元词语数量 | 词语总数除以 AS-units 个数 |
| 准确度 | 语音准确度 | 语音错误总数除以 AS-units 个数 | |
| | 句法准确度 | 句法错误总数除以 AS-units 个数 | |
| | 词汇准确度 | 词汇错误总数除以 AS-units 个数 | |
| 流利度 | 平均语流长度 | 音节总数除以无声停顿频次 | |
| | 发音速度 | 音节总数除以减去停顿时长后的总时长 | |
| | 无声停顿时长 | 无声停顿总时长除以无声停顿频次 | |
| | 充实停顿时长 | 充实停顿总时长除以充实停顿频次 | |

(六) 数据分析

首先,对语言认同问卷进行信度和结构效度检验。其次,对社会网络、语言认同和口语产出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最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两步分析法,使用 Amos 24.0 软件对研究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确立模型构建基础。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拟合模型和参数估计。评估拟合优度指标为:绝对拟合优度指数(χ^2 统计量和 CMIN/DF)、拟合优度指数(GFI)、校正拟合优度指数(AGFI)、比较拟合优度指数(CFI)、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和均方根残差(RMR)。模型拟合良好评定标准为: χ^2 统计学差异不显著,CMIN/DF < 5,CFI > 0.90,GFI > 0.90,ACFI > 0.90,RMSEA < 0.08,RMR < 0.10。

(七) 信度和效度检验

首先,对语言认同问卷进行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KMO = 0.898 (> 0.7),近似卡方值 = 2472.864 (p < 0.05)。其次,对语言认同问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方差最大正交旋转进行因子旋转,题项 3、10、24 载荷量低于 0.5,题项 5、11、17、18、20 归入其他维度且不可解释,题项 8 在两个维度上载荷量大于 0.5,语言认知和语言情感相关度高而合为一个维度。因此,语言认同量表中余下的 17 个题项归入三个因子,累

积解释变异量为 55.652% (> 50%), Cronbach's alpha = 0.874, 信度较高。

四 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表 2 显示, 学习者的社会网络规模较小, 网络密度中等偏上, 强度接近熟悉程度; 对汉语持较积极认同; 口语词汇主要由初级词构成, 中级和高级词产出较少, 语音错误多于句法和词汇错误, 无声停顿较长。

表 2 社会网络、语言认同和口语产出的平均值及标准差

| 变量 | 子维度 | 人数 | 平均值 (M) | 标准差 (SD) |
|-------|---------|-----|---------|----------|
| 社会网络 | 规模 | 203 | 2.567 | 1.129 |
| | 密度 | 203 | 0.637 | 0.241 |
| | 强度 | 203 | 2.792 | 1.204 |
| 语言认同 | 认知 / 情感 | 203 | 5.504 | 0.536 |
| | 行为倾向 | 203 | 4.438 | 1.067 |
| | 自信心 | 203 | 5.111 | 0.76 |
| 口语复杂度 | 初级词 | 203 | 7.417 | 1.495 |
| | 中级词 | 203 | 0.404 | 0.25 |
| | 高级词 | 203 | 0.101 | 0.172 |
| | 词汇多样性 | 203 | 5.006 | 0.757 |
| | AS 单元小句 | 203 | 2.608 | 0.581 |
| | AS 单元词语 | 203 | 18.559 | 4.655 |
| 口语准确度 | 语音错误 | 203 | 3.884 | 2.697 |
| | 句法错误 | 203 | 0.837 | 0.531 |
| | 词汇错误 | 203 | 0.519 | 0.439 |
| 口语流利度 | 平均语流长度 | 203 | 5.028 | 1.695 |
| | 发音速度 | 203 | 3.35 | 0.581 |
| | 无声停顿时长 | 203 | 0.695 | 0.215 |
| | 充实停顿时长 | 203 | 0.336 | 0.24 |

表 3 显示, 从场景来看, 学校场景中的社会网络规模、密度和强度最大, 其次是线上场景, 再次是休闲和工作场景。从互动者看, 在学校和线上场景中, 学习者跟本族语者和国际学生 (二者加和) 互动更多; 而在休闲和工作场景中, 跟汉语母语者的互动有所增加。从互动语言看, 学习者使用汉语或含汉语的双语 (二者加和) 互动最多。从互动时长看, 学习者跟本族语者的互动显著长于汉语母语者和国际学生。

表 3 四类场景中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

| 社交网络结构特征 (单位) | 子维度 | 场景一 (学校) | 场景二 (休闲) | 场景三 (工作) | 场景四 (线上) |
|---------------|-------|---------------|---------------|--------------|---------------|
| 结构 (人) | 规模 | 655 | 179 | 178 | 262 |
| | 密度 | 0.776 | 0.521 | 0.534 | 0.715 |
| | 强度 | 3.957 | 2.022 | 2.174 | 3.016 |
| 互动者 (人) | 汉语母语者 | 263 (40.153%) | 113 (63.128%) | 98 (55.056%) | 113 (43.130%) |
| | 本族语者 | 191 (29.16%) | 38 (21.229%) | 39 (21.910%) | 71 (27.099%) |
| | 国际学生 | 201 (30.687%) | 28 (15.642%) | 41 (23.034%) | 78 (29.771%) |

接排表 3

| | | | | | |
|--------------|---------|---------------|---------------|---------------|---------------|
| 互动语言 (人) | 汉语 | 368 (56.183%) | 121 (67.598%) | 112 (62.921%) | 158 (60.305%) |
| | 本族语 | 58 (8.855%) | 14 (7.821%) | 9 (5.056%) | 17 (6.489%) |
| | 其他语言 | 34 (5.191%) | 11 (6.145%) | 11 (6.180%) | 14 (5.344%) |
| | 双语(含汉语) | 183 (27.939%) | 31 (17.318%) | 44 (24.719%) | 72 (27.481%) |
| | 双语(无汉语) | 12 (1.832%) | 2 (1.117%) | 2 (1.124%) | 1 (0.382%) |
| 互动时长 (小时) | 汉语母语者 | 2.413 | 2.492 | 2.223 | 2.135 |
| | 本族语者 | 2.884 | 2.759 | 2.736 | 2.580 |
| | 国际学生 | 2.549 | 2.645 | 2.645 | 2.070 |

皮尔逊相关分析如表 4~5 所示, 社会网络规模与复杂度(中级和高级词数量)和准确度(句法和词汇)呈正相关, 与流利度(充实停顿时长)呈负相关; 网络强度与复杂度(AS 单元小句和词汇数量)呈正相关, 跟准确度(语音)呈负相关; 语言认同与复杂度(初级词、单元小句和词语数量)呈正相关, 与准确度(语音和句法)呈负相关, 与流利度(平均语流长度)呈负相关; 网络密度和强度跟语言认同(自信心)呈正相关, 强度还与语言认知/情感呈正相关。

表 4 语言认同和社会网络跟口语产出的相关分析

| 变量 | | 社会网络 | | | 语言认同 | | |
|-----------|---------|----------|--------|--------|----------|---------|---------|
| | | 规模 | 密度 | 强度 | 认知/情感 | 行为倾向 | 自信心 |
| 口语 复杂度 | 初级词 | 0.111 | 0.033 | 0.108 | 0.117 | 0.192** | 0.208** |
| | 中级词 | 0.230** | -0.032 | 0.044 | -0.008 | 0.124 | 0.111 |
| | 高级词 | 0.217** | 0.010 | 0.126 | 0.014 | 0.128 | 0.083 |
| | 词汇多样性 | 0.115 | -0.030 | 0.016 | -0.094 | -0.061 | -0.007 |
| | AS 单元小句 | 0.012 | 0.062 | 0.178* | 0.221** | 0.260** | 0.402** |
| | AS 单元词汇 | 0.006 | 0.068 | 0.152* | 0.162* | 0.331** | 0.390** |
| 口语 准确度 | 语音错误 | -0.114 | 0.082 | 0.159* | 0.149* | 0.039 | 0.116 |
| | 句法错误 | -0.161* | 0.011 | 0.082 | 0.151* | 0.088 | 0.164* |
| | 词汇错误 | -0.171* | 0.025 | 0.045 | 0.038 | 0.072 | 0.043 |
| 口语 流利度 | 平均语流长度 | 0.093 | 0.080 | 0.037 | -0.184** | 0.015 | -0.023 |
| | 发音速度 | 0.127 | 0.089 | 0.121 | -0.032 | 0.036 | 0.102 |
| | 无声停顿时长 | -0.063 | 0.055 | -0.016 | 0.013 | -0.044 | -0.094 |
| | 充实停顿时长 | -0.212** | -0.077 | -0.054 | -0.008 | -0.067 | 0.036 |

注: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在 .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 5 社会网络与语言认同子维度的相关分析

| 变量 | 语言认知/情感 | 语言行为倾向 | 自信心 |
|--------|---------|--------|--------|
| 社会网络规模 | 0.015 | -0.058 | -0.062 |
| 社会网络密度 | 0.012 | 0.080 | 0.179* |
| 社会网络强度 | 0.154* | 0.062 | 0.174* |

(二) 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 语言认同作为潜变量的观察变量标准化系数大于 0.5, 适配良

好；社会网络的三个观察变量存在共线性，因此将其作为三个变量构建模型；复杂度的测量模型拟合不好，删除了观察变量中级词、高级词和词汇多样性后可具备测量效度；流利度测量模型中的观测变量存在共线性，且无声和充实停顿时长跟平均语流长度和发音速度的测量方向相反，因此将流利度分为四个观察变量（平均语流长度、发音速度、无声停顿和充实停顿时长）构建混合结构方程模型。由于认同作为自变量的模型路径皆不显著（ $p > 0.05$ ），且拟合指标均未达到标准（ $CMIN/DF > 5$ ， $CFI < 0.90$ ， $GFI < 0.90$ ， $ACFI < 0.90$ ， $RMSEA > 0.08$ ， $RMR > 0.10$ ）。因此，本研究构建了以社会网络（规模、密度、强度）为自变量，以语言认同为中介变量，以口语为因变量的模型。删除不显著路径后，修正模型（图1）的统计指标均达到参考标准（ $CMIN/DF = 1.759$ ， $GFI = 0.924$ ， $AGFI = 0.887$ ， $CFI = 0.938$ ， $RMSEA = 0.069$ ， $RMR = 0.105$ ）。

修正模型“社会网络—语言认同—口语产出”（见图1）可解释口语复杂度19.8%、准确度12.5%和流利度的4.5%的方差。影响效应（见表6）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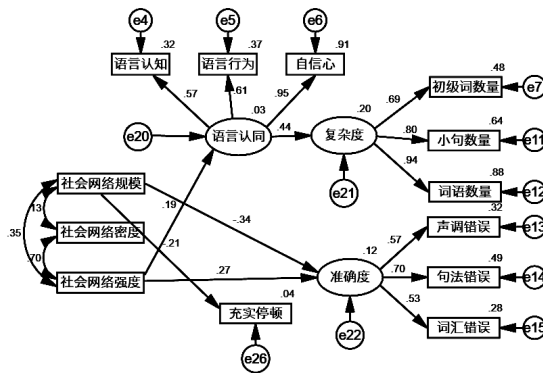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网络—语言认同—口语产出的修正模型

表6 社会网络—语言认同—口语产出模型的影响效应

| 预测变量 | | 直接效应 | | 间接效应 | | 总效应 | |
|------|---------|--------|--------|-------|-------|--------|--------|
| | | 标准化 | 非标准化 | 标准化 | 非标准化 | 标准化 | 非标准化 |
| 语言认同 | ←社会网络强度 | 0.047 | 0.186 | — | — | 0.047 | 0.186 |
| 复杂度 | ←社会网络强度 | — | — | 0.071 | 0.083 | 0.071 | 0.083 |
| | ←语言认同 | 1.516 | 0.444 | — | — | 0.563 | 0.343 |
| 准确度 | ←社会网络规模 | -1.687 | -0.340 | — | — | -1.687 | -0.340 |
| | ←社会网络强度 | 0.346 | 0.273 | — | — | 0.346 | 0.273 |
| 充实停顿 | ←社会网络规模 | -0.165 | -0.212 | — | — | -0.165 | -0.212 |

(1)从社会网络和语言认同对口语产出的直接作用来看，网络规模对准确度（ $B = -0.34, p < 0.001$ ）和流利度的充实停顿（ $B = -0.212, p < 0.01$ ）有直接影响，规模越大，准确度越高，充实停顿越短；网络强度对准确度（ $B = 0.273, p < 0.01$ ）具有直接影响，强度越强，准确度越低；语言认同对复杂度（ $B = 0.444, p < 0.001$ ）具有直接影响，学习者对汉语越认同，复杂度越高。(2)从社会网络对语言认同的直接作用来看，网络强度对语言认同有积极影响（ $B = 0.186, p < 0.05$ ），强度越强，越认同汉语。(3)从语言认同对口语产出的中介作用来看，较强的网络强度会通过较强的语言认同来改善复杂度（0.083）。

五 讨论

本文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发现, 社会网络和语言认同不仅对汉语二语口语产出具有直接作用, 二者也会产生交互关系; 这种交互关系对口语产出具有显著影响, 语言认同在其中充当中介变量。以下将探讨变量间的相互关系。

(一) 社会网络对汉语二语口语产出的直接作用

网络规模对口语准确度和流利度产出具有显著直接作用, 且对准确度影响最大; 对复杂度无直接作用。表现为, 较大网络规模会使口语形式更准确, 中级和高级词更多被使用, 充实停顿时长更短。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是, 学习者所建立的汉语母语者网络规模最大, 且主要使用汉语或双语(含汉语)进行互动。因此, 规模对口语产出具有积极影响。此结果跟前人的一致, 即与学习者联系的目的母语者人数越多, 口语熟练度提升越快(Dewey et al., 2012; Whitworth, 2006)。

网络强度对准确度具有显著直接影响, 然而较大的网络强度会导致较低的口语准确度, 这一结果跟前人的发现不同。前人研究表明, 学习者与目的母语者构建的强关系有利于学习者尝试高质量交际, 口语能力会得到改善(Baker-Smemoe et al., 2014)。我们认为导致不同研究结果之间互相矛盾的原因是, 在二语学习过程中, 学习者不仅会跟目的母语者建立社会网络, 也会与本族语者或国际学生构建社会网络(Van Mol & Michielsen, 2015), 而且在很多情景中学习者主要跟本族语者和国际学生进行互动(Smith & Khawaja, 2011)。本研究中的学习者在学校和线上场景中主要跟本族语者和国际学生互动, 跟本族语者的互动时长最长且联结强度最强($M_{\text{本族语者}} = 4.403$; $M_{\text{国际学生}} = 3.914$; $M_{\text{汉语母语者}} = 3.711$)。由于学习者跟目的母语者构建的社会网络对于改善二语熟练度具有关键作用, 而跟本族语者所构建的社会网络可能会阻碍二语发展(Coleman & Chafer, 2010)。因此, 当学习者与关系亲密的非汉语母语者用汉语交际时, 可能会趋近对方的言语形式, 从而导致准确度较低。例如, 本研究中的越南学生之间亲密度较强, 彼此在日常交往中也倾向于说汉语, 但是均未掌握汉语变调规律, 这种类型的密切互动未必会对声调产出的准确度产生有益影响。另外, 尽管强度对复杂度未产生显著直接影响, 但强度跟句法复杂度存在一定相关性, 高强度关系可能会使学习者产出较高复杂度的句法形式。这是因为尽管学习者跟本族语者的联结强度最大且互动时长最长, 但学习者在互动中对汉语或双语(含汉语)的使用最多, 这有助于言语形式的协商, 使复杂度有所改善(McManus, 2019)。强度对流利度未产生显著直接影响的原因可能是, 学习者构建社会网络的场景主要为正式的学校教育和线上社交媒体环境(以手动输入为主)。因此, 学习者在交际时主要关注的是言语的结构形式特征, 而不是表达流畅性。

网络密度对汉语二语口语产出子维度均未产生显著影响。这是由于学习者的汉语媒介联系人可分为汉语母语者、本族语者和国际学生三类群体。本研究发现, 三类群体内部的联结密度强于三类群体之间的联结密度。尽管已有研究发现较强的网络内联结有助于加强对内部群体及其所使用语言的认同(Wardhaugh & Fuller, 2015), 但是较强的网络内联结也可能削弱对外部群体及其所使用语言的认同。因此, 这种网络结构特征所产生的推拉作用可能会抵消网络密度对汉语认同的影响, 从而导致网络密度未对汉语二语口语产出产生显著的影响。

(二) 语言认同对汉语二语口语产出的直接作用和中介作用

语言认同对复杂度具有显著的直接积极作用, 具体表现为学习者对汉语的认知越深

入、使用的范围越广、使用频率越高、学习和使用的信心越强,就越有助于产出复杂的言语。这一结果跟前人发现类似,即二语学习者越了解和倾向于使用目的语,二语学习的自信和自我效能感会更强,从而促使学习者尝试产出更加丰富和高级的言语形式(陈默, 2020; Leona et al., 2021)。然而,相关分析显示,较强的语言认同似乎对准确度产生了一定消极作用。这可能是因为,任务条件对二语口语产出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本研究中的看图说话任务涉及动作事件的描述及趋向补语的使用,这可能会使学习者将注意力投射在言语结构的编码上。当学习者试图产出复杂的句法和词汇形式时,这样的冒险行为会导致更多言语错误的产生(Skehan, 2011)。例如,本研究中的学习者尝试使用“把”字句,却产出了“把篮球咬着来了”等言语错误。另外,从语言认同对流利度的影响来看,尽管前者对后者无直接影响,但相关分析显示语言认同和流利度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表现为,学习者对目的语的认知越多,情感越积极,平均语流长度却越短。导致此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是,较强的语言认同使学习者更直接关注复杂度的表征,鉴于注意力资源的有限性,学习者无法同时关注言语表达的流畅性(Skehan, 1998)。

社会网络既可直接影响语言认同,也可通过语言认同间接影响口语产出,语言认同在其中扮演中介角色。表现为,较高的网络强度会强化积极语言认同,间接促使学习者产出更为复杂的口语形式。这意味着,当学习者个体与汉语母语者建立了较为亲密的关系时,会促发其对汉语本身产生较强的认同,从而对复杂度产生积极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强度表征了学习者与联系人关系的亲密度,学习者与目的语母语者保持密切联系时,主要使用目的语进行互动,因此更易谈论与目的语社团相关的话题,由此强化了学习者对目的语社团及其语言的积极认同(Mitchell et al., 2020),同时也触发了学习者对于更为深入和高质量的交际实践的尝试(Baker-Smemoe et al., 2014),因而有利于复杂言语形式的产出。例如一名印度学生报告她跟一位高亲密度汉语母语者联系人的交际可达日均五小时以上,其汉语口语产出的复杂度也较高。

六 结论

本研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社会网络和语言认同对汉语二语口语产出的影响,结论如下:(1)社会网络的规模对口语准确度和流利度具有显著直接作用,网络强度对准确度具有显著直接作用,网络密度对口语产出未产生直接作用。(2)语言认同对汉语二语口语产出具有直接影响,对复杂度的直接作用最为显著。(3)社会网络和语言认同存在交互关系,网络强度对语言认同具有显著的直接作用,语言认同在其跟网络强度交互的过程中充当中介角色对复杂度发挥积极影响。

本研究的结论对于揭示社会因素(社会网络)和学习者个体差异(语言认同)对二语口语习得的影响机制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以往的研究范式通常将社会变量和学习者个体差异因素分开探讨其对二语学习的作用。然而,本研究通过构建“社会网络—语言认同—口语产出”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语言认同不仅可以直接影响汉语二语口语产出,而且在社会变量对二语口语产出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这一结论有助于对于影响二语口语产出的外部和内部因素的认知,并可完善社会变量和学习者个体差异同语言学习关系理论模型的建构。

本研究的结论对二语口语教学也具有一定启示:首先,在目的语教授过程中,教师可以编写社交生活指导手册,为二语学习者提供社交指导,帮助学习者结识目的语母语者,构建积极的母语社会网络,培养学习者对于目的语社团的认同。其次,相关教学机构可

为学习者组织线上和线下交际实践活动,鼓励学习者在不同场景中参与多元的目的语社交小组,以构建大规模、高强度及高密度的目的语社交网络,从而使学习者在社会交往中获得充足的言语意义和形式协商的机会,真正有效地改善二语口语产出能力。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之处:一是被试均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一定限制;二是未能对研究结果进行详尽的个案展示;三是缺乏纵向研究视角,不能探测社会网络和语言认同对汉语二语口语产出影响的阶段性特征。因此,我们将在后续研究中加入更多区域的汉语二语学习者,将定量分析和民族志研究方法相结合,纵向考察社会因素和学习者个体差异对汉语二语学习的作用机制。

[附注]

- ① 语言水平在本研究中未被作为自变量考察的原因是,学习者的口语产出跟综合语言水平具有正相关关系(Housen, 2012)。因此,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查社会网络和语言认同对口语产出影响的权重和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阐释社会网络、语言认同和语言熟练度之间的关系。
- ② 划分汉语 AS-units (言语分析单元)遵循三个原则(陈默、李侗璟, 2016):一是独立单句被看作是一个言语分析单元,特点是由词、短语或者小句充当,有完整下倾的语调,句末有明显停顿,能独立表达一定意思。二是多个分句构成的复句是一个言语分析单元,特点是使用了恰当的连词或者省略了连词但分句之间语义关系紧密、分句末尾有停顿但明显小于复句末尾停顿、分句末尾语调下倾不太明显、复句末尾有明显的大停顿和语调下倾现象。三是错误开始、重复和自我修正计算在一个言语分析单元之内,但是在计算复杂度时要将上述成分删除。

[参考文献]

- [1] 陈默. 第二语言学习中的认同研究进展述评[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8, (1).
- [2] 陈默. 认同对汉语二语学习者口语复杂度、准确度和流利度的影响[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0, (1).
- [3] 陈默. 汉语二语学习者的认同构建、言语适应和口语发展的关系研究[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2, (1).
- [4] 陈默, 李侗璟. 韩语母语者汉语口语复杂度研究[J]. 语言文字应用, 2016, (4).
- [5] 樊中元. 农民工语言认同的实证研究[J]. 社会科学家, 2011, (10).
- [6] 盛柳柳, 严建雯. 语言认同和城市归属感研究——基于宁波方言和城市归属感的调研分析[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2015, (1).
- [7] 孙德平. 语言认同与语言变化: 江汉油田语言调查[J]. 语言文字应用, 2011, (1).
- [8] 王家源, 焦以璇. 全方位教育对外开放局面进一步形成, 深入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十三五”教育国际影响力迈上新台阶[N]. 中国教育报, 2020-12-23.
- [9] 王晶, 武和平, 刘显翠. 华裔学习者汉语认同结构模型与形成路径研究[J]. 语言文字应用, 2021, (4).
- [10] 魏岩军, 王建勤, 朱雯静, 闻亭. 影响汉语学习者跨文化认同的个体及社会心理因素[J]. 语言文字应用, 2015, (2).
- [11] 杨荣华. 语言认同与方言濒危: 以辰州话方言岛为例[J]. 语言科学, 2010, (4).

- [12] Archakis, A. National and post-national discours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inguistic identities by students of albanian origin in Greece[J]. *Multilingua: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and Interlanguage Communication*, 2016, (1) .
- [13] Baker-Smemoe, W., Dewey, D. P., Bown, J., & Martinsen, R. A. Variables affecting L2 gains during study abroad[J].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2014, (3) .
- [14] Bejarano, M., Dewey, D. P., Smemoe, B. W., Henrichsen, L. E., & Hall, T. Adult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social network development and perceived fluency gain in an intensive English program abroad [J]. *Study Abroad Research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19, (2) .
- [15] Choi, J. K. Identity and Language: Korean Speaking Korean, Korean American Speaking Korean and English?[J].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015, (2) .
- [16] Coleman, J. A., & Chafer, T. Study abroad and the Internet: Physical and virtual context in an era of expanding telecommunications[J]. *Frontiers: The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Study Abroad*, 2010, (1) .
- [17] Dewey, D. P., Bown, J., & Eggett, D. Japa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social networking, and language use during study abroad: Learners' perspectives[J].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2012, (2) .
- [18] Dewey, D. P., Belnap, R. K., & Hillstrom, R. Social network development,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during study abroad: Arabic language learners' perspectives[J]. *Frontiers: The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study abroad*, 2013, (1) .
- [19] Dewey, D. P. Measuring social interaction during study abroad: 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challenges[J]. *System*, 2017.
- [20] Henning-Lindblom, A., & Liebkind, K. Objective ethnolinguistic vitality and identity among Swedish speaking yout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07.
- [21] Housen, A. Complexity, accuracy and fluency: Definitions, measurement and research[A]. *Dimensions of L2 performance and proficiency. Complexity, accuracy and fluency in SLA* [C]. UK: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 [22] Kennedy T. K. At the Intersection of SLA and Sociolinguistics: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s During Study Abroad[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22, (1) .
- [23] Lanza, E., & Svendsen, B. A. Tell me who your friends are and I might be able to tell you what language (s) you speak: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ultilingualism, and ident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ism*, 2007, (3) .
- [24] Leona, N. L., van Koert, M. J., van der Molen, M. W., Rispen, J. E., Tijms, J., & Snellings, P. Explain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young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vocabulary knowledge: The role of Extramural English Exposure and motivation[J]. *System*, 2021.
- [25] Liebscher, G., & Dailey-O' Cain, J. Language attitudes in interaction[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09, (2) .
- [26] Lin, C. H., Warschauer, M., & Blake, R. Language learning through social networks: Perceptions and reality[J].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2016, (1) .
- [27] Lindberg, R., & Trofimovich, P.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Attitudes Toward French Varieties: The Roles of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Social Networks[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20, (4) .
- [28] McManus, K.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 networks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during study

- abroad[J].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2019, (3).
- [29] Milroy, L., & Gordon, M. *Sociolinguistics: Method and interpretation* [M]. Oxford: Blackwell, 2003.
- [30] Mitchell, R., Tracy-Ventura, N., & Huensch, A. After study abroad: The maintenance of multilingual identity among Anglophone languages graduates[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20, (2).
- [31] Moyer, A. Do language attitudes determine accent? A study of bilinguals in the USA[J].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007, (6).
- [32] Park, Y. 'Your pronunciation is really good': The construction of linguistic identities in ELF interactions among multilingual speake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2020.
- [33] Ruivivar, J. Best Grad Competition: Engagement,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Sociolinguistic Performance of Quebec French Learners[J].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2020, (3).
- [34] Sauer, L., & Ellis, R. The social lives of adolescent study abroad learners and their L2 development[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9, (4).
- [35] Scott, J.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handbook* [M].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2000.
- [36] Skehan, P.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learning*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37] Skehan, P. *Researching tasks: performance, assessment and pedagogy*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1.
- [38] Smith, R. A., & Khawaja, N. G. A Review of the Acculturation Experienc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11, (6).
- [39] Van Mol, C., & Michielsen, J.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Social Network Abroad.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action Patterns of Erasmus Students[J]. *Mobilities*, 2015, (3).
- [40] Wardhaugh, R., & Fuller, J.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7th Edition* [M]. Malden, MA: Blackwell, 2015.
- [41] Whitworth, K. F. Access to language learning during study abroad: *The roles of identity and subject positioning* [D].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06.
- [42] Wu, S. L. *Learning to express motion events in L2 Chinese: A cognitive linguistic perspective* [C].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2011.
- [43] Wu, S. L., and Ortega, L. Measuring global oral proficiency in SLA research: A new elicited imitation test of L2 Chinese[J].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2013, (4).

附录 1: 《汉语二语学习者社会网络调查问卷》

在这一调查中, 我们想收集你最近两年内互动频繁的联系人的信息, 请根据不同情境提供联系人名单并回答与每位联系人对应的问题。该调查问卷用于学术研究, 我们不会泄露您的个人信息。感谢您的合作!

(一) 请列出你在固定上课场所(如学校、补习班等)、工作场所(如办公室、工作室等)、闲暇时间(如在商店、酒吧等场所或参加娱乐活动时)和社交媒体(如 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line、Skype、微信等)中经常联系的 40 位汉语说话者(汉语母语者或学习者), 并回答与每位联系人相关的问题。

问题一：所列举的联系人之间是否彼此认识？请说明（例如，1和2认识，3、4和5认识）。

问题二：请根据提示完成每位联系人所对应的问题。

（二）联系人编号：_____

1. 联系人信息：（1）年龄；（2）性别；（3）国籍；（4）职业；（5）汉语水平

2. 你与他/她的亲密程度是_____（1）相识但不熟悉；（2）些许熟悉；（3）熟悉；（4）非常熟悉但不亲密；（5）亲密；（6）非常亲密

3.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用什么语言？

4. 你每天和他/她互动的时长是多少？（0~1小时；1~2小时；2~3小时；3~4小时；4~5小时；>5小时）

附录2：《汉语二语学习者语言认同调查问卷》

（一）语言认知与情感

1. 汉语声调可以区别词语及其意义。

2. 我知道书写汉字要注意笔画。

3. 汉语有方言差别。

4. 我感觉汉字很漂亮。

5. 我觉得汉语很好听。

6. 我认为学习汉语很有用。

（二）语言行为倾向

1. 我经常听中国音乐。

2. 我经常阅读中文杂志和报纸。

3. 我经常使用汉语记笔记和写文章等。

4. 我经常用汉语回复短信和电子邮件。

5. 我经常使用中文社交软件并浏览中文网站。

6. 我会在主流的社交媒体上经常使用汉语。

（三）自信

1. 我有信心学好汉语。

2. 我有信心使用汉语和别人交流。

3. 我有信心使用汉语在中国生活。

4. 和汉语母语者说汉语时，我不会感到紧张。

5. 我有信心教他人使用汉语。

（责任编辑 常文斐）